粽粑

龙凤碧

就像清明节有清明粑，过年吃年夜饭，没有粽粑的端午节，我想是不完整的，失落了些什么的。

想吃粽粑，得先采粽粑叶，很多年以后才知，粽粑叶实是箬叶在民间的化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箬，非寻常草芥，在《本草纲目》露过脸，在《齐民要术》留过迹，清热解毒、祛湿利尿、抗菌防腐、驱虫避秽……如此看来，粽粑在端午节与菖蒲、艾蒿、雄黄酒参差登场，并非毫无由头，是名副其实的药膳。

母亲和婆婆都是包粽粑的高手，又快又好。快是手速与效率，好是包出的个形大小适宜，小巧玲珑，棱角分明，稳稳当当的锥体，在沸水里滚煮再久也极少松垮散架。包扎捆绑之物，她们惯用棕榈叶，从棕榈树砍取一枝下来，去掉中间硬的茎，留下软的叶，再分成细长的绿线，与粽粑叶搭配造型，绿到了一处。一查药效，“止鼻洪，吐血，破癌，止崩中带下，肠风，赤白痴。入药烧灰用，不可绝过”，也是不容小觑。极好的是，这种卸枝方式并不会中伤棕榈，反倒是其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修剪与整顿。

向母亲学过如何包粽粑，婆婆也言传身教，可总是眼睛会了手不会，好歹包裹了、捆扎了、跟着一起下锅入水了，不说人家包的粽粑，看着自己包的，一点没有安全感，总担心哪个环节出问题，粽粑煮垮了，前功尽弃。

失败的试验品多了，就学了乖，另辟蹊径：拿一张粽粑叶对折、再对折，成长方盒，放糯米、绿豆、花生，压紧后拿宽大些的粽粑叶层层缠裹，最后用棕榈线捆绑定型。看着，四平八稳的小块头，在一众传统锥体粽粑中格格不入，但自有些可爱劲，重要的是我这蹩脚的厨师终于可以轻松掌控局面，再不用担心把芳香的粽粑事业整成一锅豆腐渣工程。

喜欢粽粑叶的绿，几小时的沸腾也不改青幽本色，像经得住严刑拷打的志士，果敢的行动背后，是一腔润物的温情；也喜欢粽粑的绿，若隐若现，青气氤氲在软糯里，有种雅在里头，裹着，缠绵着。绿豆的绿，从生硬到香软，与糯米交融，既作色香味的点缀，又自成一体。

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知，粽粑从形式到内容，皆因为一个人，屈子，中国人无不知晓的名字：屈原。司马迁在《史记》里为他列传，称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人赞誉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听闻有些地方，在端午节这天会往江里丢些煮好的粽粑，说源于屈子怀石沉江后，当地民众心中悲恸，丢粽粑将河兽鱼虾诱导在一边，以免其尸体被啃噬。老家在桃城之南，绕村的河小，从未见乡亲们往河里丢过粽粑，松江河大，桃城在举行赛龙舟前或是有的，只是自己从未参与过、见证过。对于端午节的由来，桃城苗族人有自己的一番理解：说苗语里的“端午”，音译意为“跳河、投江”，自是对屈子来自血脉里的祭念。而桃城苗族人的巴狄师傅们说的是，包粽粑送粽粑，是桃城苗族人为逝去亲人“送饭”之举的表现之一，与“泼水饭”一俗同理。

后见苗族学者龙文玉先生在其《端午节新考》中记叙：中华民族互相融合，习惯互相影响，很多民族都有包粽的习惯。而从现今保存的遗俗来看，苗族保留了更多的与包粽粑紧密联系的迹象；花脚苗的《头巾歌》中唱道：“生配剖囊帕怪抓，都带秀买包粽粑。”意译成汉语是：“我们漂亮的花脚苗姑娘，头巾都包成了粽粑的形态。”

委实，从漫阔的时光里走来，在端午节包粽粑吃粽粑，从来不只是一道物质意义上的食物。

除了包粽粑，吃粽粑，挂艾蒿菖蒲，端午节当天，老家的乡亲们大多会狠狠地宠孩子一天：一早出门，搭车或步行去县城赶集，给他们买新衣置新鞋，加入成群结队，加入摩肩接踵，在松江河边挑最佳位置，看人划龙船、赛龙舟、抢鸭子。江面之上，龙舟穿梭，桨翻浪起，锣鼓喧天，吆喝声起伏；江水两岸，人群簇拥，花花绿绿，热闹至极。

粽粑扛饿，大人孩子去时精神抖擞，返家时仍带着见了世面、赏了热闹的兴奋劲。确实，屈子和他的楚国都已经很遥远了，老家的乡亲们以热闹纪念悲情，以习俗延续精神，如果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是一种超拔的理想生活，世俗人间，有紧实软糯的粽子，有悦人悦己的新衣，有舒适耀眼的新鞋，有良辰美景美食，便是节，便是平安喜乐。

端阳龙舟

■ 龙立霞

临近端午，落了一场雨。雨不算大，淅淅沥沥的。

我站在清水江风雨桥上，看江面被雨点敲出密密麻麻的凹痕，一圈一圈地荡开，还没来得及散尽，又被新的雨点盖住。小江涨水，清水江也涨水，两江水在犁头嘴交汇，泾渭分明，一半浑黄一半青，像一口天然的鸳鸯锅。端午前的雨，老人们叫它“龙舟水”。说是下了这雨，江水才够劲儿，龙舟才好下水。我倚着桥栏，望着犁头嘴那群正悠闲地垂钓的人们，心思却飘到了20多年前。

那是1999年，还是2000年，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正在锦屏中学读高中。那年的龙舟赛，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还不到端午，江面上便隐隐约约有了动静。坐在教室里上课，也能听到江边练习划龙舟的击鼓声。临江的各村各寨的汉子，都从田里上了岸，再从岸上下到河里，把养了一年的气力都攒到那十几把桨上。龙舟的大小都差不多，黑漆漆的船身泛着桐油的光，船头雕着龙头，有的龙须上还系上红布，风一吹，猎猎地飘。清水江两岸村寨的人们，仿佛天生就与水、与船、与桨声鼓点搅在一起。他们从小就看着祖辈、父辈们赤着上身，露出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脊背，在河中划着木船，或者是划着龙舟，又或者驾驶着加上发动机的木船，一会儿顺流而下，一会儿逆流而上。他们可能还不会走路时，就已经被大人抱到船头坐着，在船上晃来晃去，便觉得船和河水都是亲切的。划龙舟的人，仿佛水越急，船越快，人才越有劲。他们拿着船桨在江水里不停地划，古铜色的肌肤在江水的反光里一闪一闪，配合着船桨把江水搅得哗哗响的声响，让岸边看着的人们瞬间热血澎湃。

锦屏中学外坎现在清水江广场的位置原来是一个沙坝，比赛那天，沙坝上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人群挤在一起。越是拥堵，看热闹的心情愈发迫不及待。原本陌生的人，因为一场龙舟赛竟然自来熟，不管认不认识，就毫不介意地讨论起哪支龙舟队实力更强，哪支龙舟队今年进步最大，今天的水流可能对龙舟赛有什么影响，好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常常在下午课后到这一带洗澡、游泳，常常惊讶于江水清澈见底，既能看到鱼儿游来游去，自由自在，又能看到卵石圆润，水草柔软，像一幅铺在水底的花毡。这就不难理解这条河为什么叫清水江了。清水江古称“清江”或“剑河”，因江水清澈、水质优良而得名。在《黔南识略》中，清代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是这样描述清水江流域的，“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

忽然，一声锣响。上游鼓声骤起，两支龙舟如利箭般从江面上冲出来。鼓声阵阵，密得像雨打芭蕉，龙舟劈开碧波，激起雪白的浪花。桨手们齐声呐喊，肌肉绷紧的臂膀一俯一仰，木桨入水如刀切，带起无数水珠在阳光下闪烁。船头的鼓手奋力击鼓，每一声都催着龙舟加速。桨手们齐声呐喊，木桨入水出水的动作整齐划一，水花飞溅起来，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白亮亮的碎玉。这样的情景看得岸上的人热血沸腾，高呼着加油。我和朋友4人站在铁索桥上远远望着，也是心潮澎湃，高声欢呼，连铁索都仿佛被这热烈的声音震得晃动起来。其中运书吼得最凶，他是河口人，对龙舟赛有着接近偏执的热爱。我是很担心大伙的兴奋会造成铁索桥共振的，这种担心和比赛让人血脉偾张的兴奋交织在一起，让心弦紧张到极致。或许有这种心情的，不止我一个人。小李子也是神情紧张，后来才知道他的亲人在一次翻船事故中，永远留在了这条河里。我们很是羡慕那些站在河边沙坝靠近上游的人，他们显然是幸运的，能够清楚地看到龙舟的起始。我们感叹没有提前挤进那些有利的位置，没有离得更近一些。但我又想他们也是遗憾的，他们甚至还来不及看清是哪支龙舟队，龙舟便卷着劲风从眼前掠过了，只留下翻滚的白浪和渐行渐远的鼓声。而我们站在更高处，视野宽，看得远，更能清楚地看到龙舟达到终点时，队员们兴奋抑或失落的神情和举动，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这样想来，便释然了。龙舟赛是两艘一组，比完一组，接着比下一组。尽管每一组比赛的过程大致相似，都是从起点到终点，但每组的速度与激情不尽相同，也让比赛充满了悬念和期待。有的龙舟队劲头特别十足，鼓声一响，江面上便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似的，船身“嗖”地一下子就弹出去了。显然桨手们铆足了劲，就为这一刻的出发。两艘龙舟瞬间便拉开了距离，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岸上的欢呼声、呐喊声、催促声、加油声交织在一起，不绝于耳。那次比赛的具体名次，我早就记不清了。我显然更喜欢享受比赛的过程，喜欢感受桨手们冲过终点把船桨举过头顶后的齐声长啸。那种不加修饰的喜悦，是打心底里迸出来的，跟这江水、这青山、这千百年的烟火日子浑然一体。

锦屏的龙舟，是有来头的，据说从明朝就有了。那时候，锦屏的楠木杉木顺着清水江运往京城，修宫殿，被称为“皇木”。有人说，锦屏的龙舟，就如山里的好木，粗犷、结实，带着山里人的憨厚，也带着山里人在清水江里求生活的倔强。如今卦治、王寨、茅坪这些老码头，都保留了划龙舟的历史传统。这里的苗侗人家，依山而居，傍水而生，船在他们眼里就是腿，就是脚。早间，江上没有公路，山里的木要运出去，靠的是放排。人们把木头扎成排，顺江而下，过卦治，过茅坪，一直漂到湖南的洪江、常德。那些放排的人，个个水上功夫了得，在涨端午水的季节划龙舟，不过是他们把拿命讨生活的本事亮出来。

又是一年端午到，期待一场鼓震山河、满江沸腾的龙舟赛。

龙游天下（外二首）

■ 龙险峰

一束光点燃时间之花
一群人抬着来龙坡的龙舟下河

山河大开
来龙坡的龙舟归来
满河的阳光灿烂玫瑰色

响鼓　传出划龙舟的人的呐喊
我那等待上百年的祖母
回眸龙游天下

等一艘木船

在岸上
你等我等都在等
等一艘木船
闯进来
犹如雨后蓝天
等一道彩虹飞架

此时，合力成为荣耀
力量才是绝对的美
此时，那一艘木船吸引了人们上千年的目光

人活水里

那一刹那
人活水里
飞天的鱼
又重回浪波

那一刹那
生命点燃天空
相拥的群山远退
鱼游过的水道
人在上面奔波

奔波久了
人也是水纹
绣出生命图腾
和水涌动
点燃天地火团
燃亮黑色的大眼

忆趣

■ 刘靖林

五月里，是端阳。每到这个时节，我都会想起少时上山采药，晚饭后游百病的趣事。

端午这天，早上起床后，男生、女生、老人、小孩，呼前喊后地邀约，三三两两地结队，漫无目的地爬老家四周的山，满山转着采药。我们一群小孩，各自带上一把小锄头，提上一个小篮子，一副采药郎中的行头。

大人们说，端午这天，百草采来都可做药。和尚头、客妈叶、三角风、钩藤、何首乌、臭鸡腿……见什么挖什么。最稀奇的是挖到天麻，山上的天麻很难找。同学小清清传得更神：天麻会走路，挖的时候要先在苗的周围挖一个圈，才不会跑掉。有一年端午，同学道国真的挖得天麻了，我问他是不是要先挖个圈？他说，挖什么圈，两锄头下去，就得了两个长甩甩的，3元钱卖给了他家堂哥。

端午节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人人都会有收获。当然也会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邻村的谢家小孩就曾撞上了一窝长脚马蜂，一群蜂子围着他蜇，头肿得老大，大人急忙背着他到赤脚医生那里去医治。

晚饭过后，夕阳的余晖还在，离夜幕覆盖家乡的村落还有差不多两小时。在家里就听到“走啦，去河边游百病去”的喊声。寨上不少人家已走到小河边了。

家乡的猫场河是一条弯弯曲曲地穿过寨中坝子的九曲水，是端午节集中游百病的去处。老人们常说，端午这天阳气最盛，晚饭后沿着村前的小河走一走，便能驱除一年的病痛，换来新一年的康健。

大家三三两两，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朝着村外那条蜿蜒的小河汇聚。没有刻意的组织，却有着一种默契的仪式感。这就是每年的端午游百病。

河水并不湍急，只是顺着河道潺潺流淌，像是在低声吟唱着古老的歌谣。游到夜幕降临，岸边萤火虫像微弱的灯忽明忽暗，与天上的星星遥相呼应。

沿途遇见许多熟悉的乡邻，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聊庄稼长势，孩子读书，母猪下崽，烤酒养牛等家长里短。孩子们则追逐打闹，捡起石块向河心打水漂，看谁的漂数多，谁的漂得远。

游百病，游的其实不仅是身体的沉疴，更是身心的放松。在这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中，人们鲜少有这样一段时光，能够完全放下忙碌，单纯地与家人并肩，听一听水声，吹一吹晚风，感受邻里的温情交流。

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回望来时的路，村庄的灯火在夜色中显得愈发温暖。在乡人的祈愿中，水流走了，病呀灾呀所有的不顺遂也就跟着走了，剩下的都是平安。

入夜，端午的夜特别宁静。

包好的粽子

■ 周扬松

“缺少粽子的端午，
是不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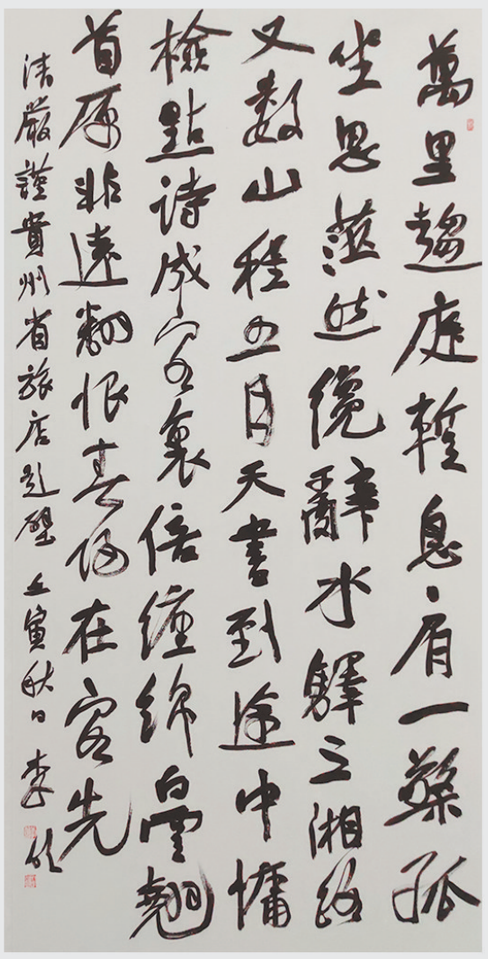
母亲赶场天挑选的本地糯米
在老旧的大木盆里泡了一夜
一粒粒洁白饱满，跃跃欲试

这些亮晶晶的珍珠
母亲用端午的长柄木勺
轻轻舀起——
用青绿的竹叶，一层层包裹
再以人间的白棉线
紧紧绑住——
像绑住母亲简单而知足的日子

包好的粽子，朴素的心愿
被一个个投入锅中
在水与火的交融里
等待重生——
直到粽子的香味
从沸腾的锅中，慢慢溢出
直到端午的气息
充满：温暖的人间……

我们的节日　27°黔地标　娄山关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行书《清　严谨　贵州省旅店题壁》 **李明**

万里趋庭暂息肩，
一藥孤坐思茫然。
才辞水驿三湘路，
又数山程五月天。
书到途中慵检点，
诗成客里倍缠绵。
白云翘首原非远，
翻恨春归在客先。

李明：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安徽省书协主席。

端午，爷爷收

■ 奚婧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篇课文，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凡卡》。一个叫凡卡的9岁男孩，在莫斯科一家鞋铺当学徒，他挨打，挨饿，遭受虐待。圣诞节前夜，他偷偷给唯一的亲人——爷爷写信，恳求爷爷来把他接回去。信写完，他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

合上课本，我心里仍在翻来覆去地想，想凡卡，想凡卡的信，想着想着，就想到自己。那时候，我也9岁。弟弟刚学会走路，妈妈整天把他抱在怀里，我放学回家喊一声“妈”，她只“嗯”一声，眼睛不离弟弟。弟弟哭了，她说我没带好。弟弟摔了，她说我没牵好。什么都是我的错。

我觉得我也是凡卡。

于是我模仿着，也给我的爷爷写一封信。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亲爱的爷爷，”我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爸爸妈妈都只爱弟弟，妈妈偏心，什么都向着弟弟。弟弟抢我的铅笔，我妈说你就不能让让他？弟弟撕我的作业本，我妈说你就不能收好？爷爷，你来接我吧，我想跟你住。”

凡卡的信结尾是：“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我写：“我问候奶奶，问候陈伯伯。”陈伯伯是经常和爷爷下棋的邻居，我还问候了后院的奶牛和阿黄，阿黄是爷爷家的大黄狗。

我郑重地写下：“亲爱的爷爷，来吧。”把信装进信封，在信封上认认真真地写上地址：“一二六团十连”。

凡卡的信是寄不出去的。幸运的是，我的信寄得出去，学这一课的时候，老师教了我们书信的格式，还告诉我们邮编，我还知道爷爷的名字和地址。

我所生活的一二六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一个。不知道一二六团的连队是不是按照到团部的距离划分命名的，我所在的一连就是团中心，十连到我们这儿正好10公里。贴一张两角钱的邮票，这不算大的团场里，邮递员真的会把信送到十连的连部，自会有相熟的邻居通知爷爷去拿信件。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周六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背着书包拖拖沓沓地走出教室。有同学朝我喊：“你爷爷来了，在校门口等你。”我愣住，然后猛地跳起来，书包往肩上一甩就往外跑。跑到校门口，果然看见爷爷，他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一只脚撑在地上，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看见我，他笑得皱纹挤在一起，眼角的纹路一条条绽开来，像菊花。

他拍拍后座，“走，跟爷爷回家。”

我坐在后座上，抱着爷爷的腰。他骑得很慢，链条发出“咔咔”的轻响。风吹过来，吹起爷爷中山装的后襟，打在脸上，有洗衣皂的味道。

“爷爷，你收到我写的信了？”我试探着问。

“收到了。”

“那你……”我想问你为什么真的来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我有些不好意思，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那我妈知道吗？”那时候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

“我托人给你妈带话了，她知道。”

我晃荡着脚坐在后座，旁边的水渠已灌满了水，哗啦啦，像我一样欢腾。这水渠一直通到爷爷家房后，爷爷说一二六团本是一片戈壁，他们那辈挖水渠，植树，垦荒，用坎土曼刨出这片绿洲。

路边笔直的白杨树，叶片已经长得密密匝匝。澄澈的天空上有朵大象形状的云，一直跟着我们。

到爷爷家的院子里，一个大木盆装着泡好的糯米，白白的，一粒一粒。红枣也泡上了，圆鼓鼓的，像一个个小灯笼。一大叠芦苇叶堆在竹篮里，青翠欲滴。新疆没有宽大的箬竹叶，这是奶奶在渠道边摘的芦苇叶，细长，正面翠绿、背面银白，还有细小的绒毛，闻起来有股淡淡的清香。

我帮忙洗了芦苇叶。爷爷搬了两把小凳子，我们面对面坐着。3片芦苇叶叠起来，窝成一个漏斗，先放一勺米，再放一颗枣，再盖上一层米，然后把苇叶折过来，包住，用棉绳扎紧。一个粽子在他手里三两下就好了，棱角分明，扎得结结实实。我试着包，还没扎呢就散了架，糯米“哗啦”全漏了。再试，芦苇叶子已经被我弄破了，总算有个包得歪歪扭扭的，像个站不稳的胖子。

奶奶在一旁打下手，看着我们笑，爷爷打趣道：“慢慢学，你奶奶这个笨瓜蛋，学了几十年都还不会呢。”

奶奶笑着捶了爷爷一下。

“你看，”爷爷拿起我包的那个，“这个松了，一煮就开了。”

他重新拆开，让我看着他的手，把每一个步骤都慢慢演示一遍。“要包紧，包实，绳要扎得牢。”他说，“叶子要贴着米，米要贴着叶子，一粒都不能漏。”

“为什么怕漏？”我问。

“漏了，就不是粽子了。”奶奶在一旁说，“这是你姑姑爱吃的枣粽，包完枣粽就包你爸爸爱吃的肉粽。星期一爷爷送你回去时，正好把粽子一家送一点。”

我看着爷爷，眼泪又开始往外涌了，“爷爷，那你偏心我爸爸还是我姑姑？”

爷爷笑了，说：“傻丫头，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漏。你爸和你姑，就像这锅里的粽子——枣粽甜，肉粽香，各有各的味道，可都是粽叶包着的，都是咱家的。”他顿了顿，伸手摸摸我的头，“就像你和弟弟，长得不一样，脾气不一样，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心里都装着呢。偏心？心就这么大，哪还有多余的偏？”

我噗嗤一声笑了起来，不好意思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帮忙把粽子一个一个码进锅里。

粽子煮了很久，爷爷说“慢火出香”。等到终于出锅，他剥开一个放在我碗里，蘸白糖吃。热腾腾的粽子，烫手，烫嘴，咬一口，糯米粘粘的，甜滋滋的。

那个周末，我的心像那锅粽子一样，被小火煨得又软又甜。

那辆二八大杠早已锈在墙角。再也没有一个人把一封稚嫩的信当真，跨过大半个团场来接一个孩子的委屈。

又到端午节，风里有粽香。遥远的团场，白杨树的叶子肯定又长得密密匝匝，应该有朵云从天上飘过，只是形状不像大象了。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邢瑞平　陈欢欢